



与档案相伴的岁月

□ 黄艳华

立电子档案的身影,回想起与档案相伴的那年岁月。

那年,由于工作变动,我成为所在单位的一名档案员,初来乍到,望着陈旧的档案室,我曾经迷茫和彷徨,我目睹老同志付出的辛苦、见证了取得的成绩,也看到了眉眼间的落寞。“做为一名档案人,该怎样实现档案工作的提升,做为一名档案人,究竟是价值升华,还是遭遇人生失落?”这是我当时最纯粹的自问。但随着我与档案渐渐熟悉,快速置身其中,不断摸索实践后,心态发生了转变。在这方寸的甚至有些沧桑的档案室内,我仿佛发现了新的天地,也改变了对档案工作的刻板印象。

在有些人看来,档案工作无足轻重,档案室是可有可无的部门,所以在档案资料的收集,难免会遭受冷遇和漠视,但我总是一遍遍不厌其烦地通过发信息、面谈主动进行沟通,拿着档案资料归档范围说明,一个一个科室地做好解释,并绘制重要资料交接表,完善交接环节,以消除交付人的疑虑。

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过程,是一次次学习的机会,那一页页散发着墨香的文书资料,经过我的笔我的手,一页页编码,一件件装订,按时间顺序排列后,就成为每一个部门、每一位员工一年内工作和成绩

的见证,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年度大事记,也可以熟悉每项工作完整的流程,更能从成文中学到写作技巧。经过一番忙碌,直到收集成盒,存入档案柜,编好电子档案,能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经过实践后我体会到,档案工作虽然繁琐,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不厌其烦地处理好每个细节,但是只要肯下功夫,静下心来沉下气,慢工出细活,总会有让人惊喜的收获。

那年,恰逢美丽乡村档案室创建,经过对所在乡镇40个村走访研商之后,最终确定将南关和三间房这两个基础较好的村作为第一批美丽乡村档案室建设的示范点。于是在承担包村任务的同时,我和科室老同志一人一村分包了档案创建工作。在入村指导协助美丽乡村档案室建设过程中,我也受到了深深的感动。在这小小档案室内,打开档案柜,看到的是成盒摆放、码放整齐、时间脉络清晰的从建国初期到现今的室存档案,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农村集体发展的珍贵资料,也是新老档案人对档案工作的付出、坚守与希望。美丽乡村档案室创建工作得到了市、镇、村的大力支持,经过上级部门指导检查验收、镇村两级不断修正完善之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年终总结评比中,获得了唐山市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

那年,疫情期间,经过几番辗转之后,我又回到了档案室,此时的档案室,经历几次变迁,尽显苍凉。面对毫无头绪的工作,我主动找组织办、纪检办对接了解情

况,梳理室存档案,按照时间顺序逐年、逐盒、逐页检查清点,并形成档案室现状说明,阐明现状、发现问题及解决方案。那时的我,因为整理档案柜,清点室存档案,常常灰头土脸,满手灰尘,经过一番梳理之后,工作才渐渐步入正轨。

那年,随着档案资料装订方式的变更,我又捡起了针锥、线绳,虽然不擅长针线活,但此番却做了一番大工程,将薄厚不同的一件件资料用针锥打眼,用线绳扎实,取钉编码加盖归档案,填齐归档项,尽管动作简单重复,却是一项考验双手力度与灵活性的手工工作。

那年,正是疫情最严峻时期,我奔波在抗疫一线,每日守在村头巷尾,劝散聚集人群,协助核酸检测,再也没能坐在办公桌前整理档案。随着疫情的结束,各项工作重启,档案室也在这一年实现了升级焕新,硬件设施得到改善,维修了电脑,新增了一台打印机,加装了防盗门窗,备齐了灭火器、温湿度计等工具,查阅借阅制度有效实行,充分发挥了档案室的借阅查阅服务功能。保证了档案保存的连续性,管理的规范性。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档案管理工作也将面临更大的变革,也会有更广阔的前景和更美好的未来。档案小天地,也是人生大舞台。那些与档案相伴的岁月,是与档案共同成长的岁月,是挥洒青春汗水的岁月,是记忆中闪闪发光的岁月。就以此文对曾经的档案岁月告个别吧,新年伊始,愿未来可期。

手表

□ 张树田

从刚记事起,我就知道父亲有一块手表,黑色的表盘上缀有荧光点。我多次趁着月色,偷偷拿到院子里观看那神秘的幽幽绿光。母亲生前讲过,父亲在英国人统治开滦煤矿时期被提为中级员司,为与之身份匹配,咬牙买下了这块手表和一辆老掉牙的德国产自行车。自行车用于上下班,手表则为回农村老家计时。父亲对这块手表爱不释手,几乎从不让它离身。那时我们兄弟姐妹,无论上学还是赶集,他都指着手表督促我们守时守点。

这种精准的时间观念对我影响至深,我和父亲一样,在几十年的职场生涯中,从来未因误时而误事。而我妻子恰与之截然相反,几次出差因误时而误车。父亲只能无可奈何地慨叹:“人家火车不等你呀。”自然,这也是我们夫妻间吵架拌嘴的原因之一。

1964年我参加高考,父亲破例把那只手表摘给我,让我在考场上把握和控制时

间。有了它的护佑,我临场发挥异常顺利,如愿考取了心仪的军校。父亲大喜过望,本想就此将他的心爱之物馈赠与我,但遭到母亲的断然拒绝,理由是在我们这个贫寒之家,当年那表、那车和一台缝纫机,的确是全家的最贵重之物,父亲的做法显然顾此失彼。

军校的生活紧张而多彩,作为学员的我们佩戴着大沿帽、肩章列队出行,军歌嘹亮,口号阵阵,立即成为街上的一道风景,引来众人的围观和小孩子们的嬉闹:“解放军叔叔好,穿皮鞋,带手表!”穿皮鞋并无手表的我,可能就是从那时起悄悄萌生了买表的愿望,并为此开始从每月几元的津贴中攒下一小部分准备买一块属于自己的手表。

两年后,我手头上有了60多元的积蓄。大串联开始后,我和千百万学子一样穿行于天南地北之间。那年母亲似乎为弥补父亲的亏欠,主动资助我30元,要我在串

联途中买块手表。其实许多学员已成了有表一族,我也刻意留心各地商店的柜台(那时手表并不好买)。记得是在辽宁旅顺,和我一道出行的钱云山同学首先发现了一家商店有表在售,我当机立断买下了那价值80元的上海半钢手表。自此我平生第一次拥有了手表,它陪伴我远赴东北边陲,在北国的寒风雪夜中站岗放哨。

我复员回地方后在工厂挥汗如雨,在课堂上传道授业,在表针的滴答声中送走了十几个春秋,它一直忠实地陪伴着我,直至在唐山大地震中失落。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紧缺经济的条件下购买三大件是需要票证的。我所在的唐山教育局办公室虽然直接掌管着票证的分配权力,但下属十几所学校,粥少僧多,同事们都自觉自愿从不染指那些票证。恢复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状态的我,还两次谢绝了领导的照顾,把到手的表票主动退回。办公室副主任张敏大姐,

这位从战争的硝烟中走来的老同志,见我因无手表而耽误了接上幼儿园的女儿,还是牵挂于心。后来,她从老伴所在部队搞来几只南京试销的钟山牌手表,于是,我的腕上才有了平生第二块手表。

改革开放带来的商品经济繁荣,早已使手表这种寻常之物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只钟山牌手表转送母亲后,我又带过多少手表呢,全钢手表、全自动表,电子表早已是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数字符号。

那天我无意中翻到一只杂物盒,里面竟躺着十几块手表,其中既有当年价格不菲的西铁城,也不乏有在广州受骗淘来的水货和伪劣品。睹物思及过往,颇有一番感慨在心头。如今,它们连同与之相伴的故事,均悄无声息地沉睡在那个无人问津的杂物盒里,慢慢被忘却了。天道有轮回,现在我又重回几十年前无表的原点了,那是因为有了手机,我再也不需要它了。

买了一斤蛙

□ 拉新

很无意间,看到网上有人在田土里挖青蛙。一锹下去,松散的土壤里就会参差呈现出七七八八情性十足的蛙。他们这叫黑斑蛙,是人工养殖的食材。紧接着就有质疑的声音,你们这是种青蛙么?居然能从土里挖出青蛙?再说,青蛙怎么不爱动?

这个我真知道。小时候我们常玩一种游戏,叫“踢核儿电报”。在路面上画一个圆圈,把一块小石头放到里面,小伙伴们四散躲藏,一个人负责寻找。如果躲藏的人逃过了寻找者的视线,踢走圆圈里的石子儿,嘴里再喊一声“踢核儿”,那么她就算赢了;反之,藏着藏着被寻找的人发现了踪迹,就会当场挨上一句“电报!”的大喝,举手拿下。

我不爱当那个寻找的人,我喜欢蹲在我的秘密基地里躲着。那是一个两家人各自花池子中间的隔离空隙,一两尺宽。两边都被长势茂盛的“扫帚苗”遮挡,一个小孩蹲在里面,基本不会被发现。我认为在那个绿油油的狭小空间里坐观其变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当然我也不会闲

着,脚下松松的土壤里经常会有收获,比如蝼蛄和蚯蚓爬过的路,蟋蟀的窝。我很擅长根据土层表面微妙的变化来捕捉不同的昆虫。天冷以后,虫儿不复存在,也还有更大的惊喜。

如果看到一小块并不紧实的土,伸手去抠,就会发现一只尖头阔嘴的小青蛙老老实实地趴在泥土里。我知道,那是它在冬眠了。我会把它拿出来捧在手心里玩一阵子,再把它埋回土里,让它继续猫冬。连续几年我都在那发现过冬眠的青蛙,所以更加喜欢这块不为外人道的小天地。我惧怕蟾蜍,每每看到这两个字眼前就顿时出现它一身疙瘩,迈着丑陋的步子行动迟缓的模样。蟾蜍令人不悦,我却对青蛙情有独钟,大概是动画片和儿歌里总是在讴歌它能捕捉害虫?细想起来,蟾蜍也是同样的啊,何况它身上的蟾酥更具药用价值。总之,世间万物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那就一定是因为可爱而美丽的吧。

在我的眼里,青蛙就是自带滤镜的漂亮家伙,特别是通体翠绿的。我生活在北方,以我混迹野外多年的经历,也只是见

过一次,它跳得太快了,还没看清,就跑掉了,以一个小女孩的实力,根本抓不到。拥有一只绿色青蛙就一直是一个小小的童年梦想。

所以,在这个网络直播的空间里,看到有人在稻田地里成片成片地挖青蛙,心里真的是有极大的兴奋和欣喜。更为令我心动的是,挖出来的十有四五都是好看的绿蛙,有的身披三条金线,有的覆着黑色斑点,有的周身绿色。老板边挖边介绍蛙肉怎么鲜嫩可口,我看的却都是颜值。心里盘算着,我值得买几只绿色的养起来。打开购物车,果然有19.9元一对的宠物链接,还有29.9元一斤的“品尝价”。我问老板,一斤能给几只,能不能给我挑一些颜值高的绿色蛙。老板爽快答应。

接下来问题又出现了。我自以为是地满打满算买十只青蛙,送人八只,留下两只。取悦自己,惠济众人。可令我意想不到的,闺蜜首先把脑袋摇成拨浪鼓。她说:“简直能吓死人。这大鼓眼睛黏乎乎的绿色的东西对我来说,可怕程度就不亚于你见到壁虎的感受。”我又尝试说服

了几次都以失败告终。其他计划内的下家儿只是有两个儿子的娟娟说能勉强接受2只,妹妹碍于情面也答应给外甥要两只。接下来竟然找不到接盘侠了。那么多大青蛙我放哪里养啊?固然是有个小院子,但我也舍不得买来就埋进冰天雪地的土里让它们冬眠吧。于是厚着脸皮去问要好的同事。她和我一样是个“假小子”。害怕不是她的主打问题,养哪、吃啥是拒绝的理由。

我急中生智,同城速递买了四个宠物箱和一堆面包虫,她才总算答应了给儿子要两只。再好好说歹说打着提供宠物箱和食物的诱惑央着一位有两个男娃的美女同事也要两只。她说谢谢姐姐啊,我其实真心谢她帮我收留这两个无家可归的小家伙。

推销完毕,老泪纵横,悔不当初为了贪图小便宜没买那19.9元的两只,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倒没什么,还险些让客厅变成一个听取蛙声一片的家园。

哈哈哈。从此我就是那个拥有绿青蛙的人了!



老妈的腊八粥

□ 李立新

我的老妈高高胖胖的,识字不多,手中总夹着一个大纸烟筒子,一个典型的农家妇女形象。她日常做饭不是大菜卷子就是小鱼儿熬豆芽贴饼子什么的,都是些特别简单的饭食,主打就是一个“快”字。用现在人们的话说,就是做饭“糊弄”呗。

在我的印象中,老妈对腊八粥出奇地重视。放小杂粮的时候,总讲究六、八这样的吉利数字。看到她收拾做腊八粥的材料之时,我每每问:“为什么必须是六八呢?”她总会不厌其烦地说,就图个六六大顺发发发,过日子顺当呗,和现在人们的观念差不多。虽然看似有些迷信,但这是老妈对未来生活的希冀吧,只不过没有现代人这么讲究罢了。

为了做出有意义的好吃的腊八粥,老妈在平时就开始准备了。腊八粥常用的豆子,无怪乎我们常见的红豆、扁豆、黄豆、爬豆等。谈到这些豆子的时候,因为我家园子比较大,老妈总是东一块西一块地种些,属于见缝插针的那种。种的不多,够吃即可。

但她种爬豆可不是乱种的,说来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呢。那是一年夏天,早豆角已经下架了。老妈在收拾完豆秧之后,就在架下种了些爬豆。等到秧苗起来的时候,有些秧苗已经顺着架子爬到邻居家黑枣树上了。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顽劣的孩子,在黑枣熟了的时候,总是顺着黑枣树爬上去,摘些黑枣吃,虽然此时的黑枣有些涩,但是干了的时候,就是甜甜的了。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这无异于一种天然的美食。那次我借摘爬豆的功夫,爬到了一些较高的枝杈处,伸手摘下树枝上悬挂的豆角,顺便摇落之前够不到的黑枣。但因为手滑的原因,我从树干上出溜了下来,手臂大腿都脱皮了,鲜血淋漓的样子让老妈难过了好多天。自那以后,她再也不在树下种爬豆了,这也是对我一种别样的爱吧。

老妈做腊八粥可讲究了,不仅在用料上讲究,更在意深刻的寓意。一定放上枣和栗子,就是老妈想让我“早日长大,成家立业”的意思。那时我们村子是没有栗子的,想在腊八粥里吃上栗子,必须自己买一些。此时老妈就会拿上一些钱,到后街李静林大爷那里,他在县城供销社担任主任。老妈把钱给他,他就会在县城北边的一些村子淘换一些栗子大枣什么的。反正在我的印象中,做腊八粥缺什么就托大爷买什么,因此我家腊八粥就有了别的人家没有的香甜了。

老妈做腊八粥的时候,放入的栗子并不是惯常人家那样,洗净了就放到米豆锅中煮的。此时她会把栗子单独在大锅中煮一下,用牙一咬,熟了,之后捞出来。再把锅中的水舀净,加火,在锅中水汽干了之后,就是倒入栗子的环节了。她用大锅铲在锅中不停翻炒着,在栗子炸裂之后,此道工序也就完成了。这时栗子大多张开了小嘴,掰开有一种焦糊感,嚼在口中香香的。此时老妈就会掰开一个,塞到我嘴中,让我尝尝,美其名曰,看看熟了没有,其实就是想让日常摸不到“荤腥”的我解解馋罢了。此时的栗子必须在嘴中转上几圈,就是为了享受那种焦糊的味道。在看到我点头称是之后,老妈就会从锅中抄出一些,塞到我的裤兜中。我会第一时间找到小伙伴,在大家面前炫耀一番,看到他们羡慕的眼神,心中收获大大的满足感。

正式做腊八粥的头天,老妈会早早把几种豆子和米洗净,用水泡上,说这样可以熟得快一些。而真正到做腊八粥的那天早晨,她更忙了。在我的记忆中,她总是不天亮就起床,老妈说此时早起可以早一年,让今后日子过得更红火一些,还说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习俗。此时的腊八粥必须大火烧,和老妈平日做饭总想节省柴火不一样,她不断地加柴。开锅后,她还不时掀锅看下,用勺子舀起粥看是否有黏黏的感觉。看火候到了,她方才住火。

在腊八粥做熟之后,她会把它盛在一个大黑盆中。这个大黑盆,是泥做的,之前听二爷说,这盆子是黑泥摔打致密后,在柴窑中烧炼的,虽然自己不置可否,但直到现在也信其然也。吃腊八粥的方法和平常一样,老妈会给我们每人舀上一碗,再盛上一碗豆芽小鱼儿什么的,这样一顿丰盛的美味就开始了。

老妈到今年农历十月离开我们已经有了九年时间了,每到腊八时节,我都会想老妈的腊八粥,想起她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想起她塞在我嘴中炒栗子的滋味。

